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石匠 著

心迹

灵魂的坦白

是大地的呻吟

还是心灵

的钟声

是爱河流过的

还是

心河流出的

是心灵的忏悔

还是忏悔的心灵

是心灵的忏悔

还是忏悔的心灵

童年情结与忏悔意识

阎 纲

大约，我在《小说选刊》供职的时候，曾经收到过石匠寄来的一部中篇原稿，它像汉茂陵石刻的刻匠一样黝黑有力，像那些石刻一样遒劲，颇俱秦汉之风骨。过了七八年，此次赴咸阳参加王俊学先生组织的咸阳乙亥年春节晚会拍摄活动，偶然看到他的一部散文集的书稿，书名《心迹》，署名“石匠”，方知道石匠就是剧作家王俊学，既不黝黑，也不壮实。但是，人也不可貌相。俊学自幼长在水边，水性好，学得三爷劈山刀的绝招，练就一身拳脚，坏人休想近身，倒也是个石匠的坯子。原先，我无意中将一个作家分割成两人，现在将两个人合成一人，剧作家、作家合而为一，这样一来，石匠俊学留给人的印象愈加突出。

我带着极其迫切的心情阅读这部集子，津津有味。读完以后，心情难以平静，因为从中看到我的童年，人的童年，家乡风情和关中性格，看到一个作家的童年情结、人生感悟和审美情趣。

书中徘徊着几个众所仰慕的大作家的身影。他们是：忏悔着的卢梭、清风般的泰戈尔、野草样的鲁迅，好像还有淡泊自守的孙犁，当然，看到最多的，还是作家本人——他的坎坷人生的美好追忆，他的生命体验后的睿智与清醒，他的自然出之、逼真传神、浪漫挚热的质朴本色，他的不事雕镂，清新淡然而隽永有加的文辞。

孙犁在《孙犁散文选序》中写道：“作文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即华丽，亦粉饰耳。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三、文字、文章要自然。三者之反面，则是虚伪矫饰。”这位石匠写散文，一凿一印痕，粗犷中求细腻，走的好像就是孙犁所走通了的本色散文的路子。

这部散文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钟声》，除《卢梭画像》外，大多草露山石、风浪蜂蝶、烟云雾雨，甚至海魂与棺材，读斯文也，始知孔老夫子所言“多识鸟兽虫鱼”之不谬。《钟声》所收，都是小品。体裁短小，类似散文诗类的“草木篇”，也多少带点鲁迅的“野草”体。文体散漫，结构精巧，形象鲜明，寓意动人。如《露珠》，“露珠采撷了星光、月华、风情、雾韵，丰满了，晶莹了，清亮了，水灵了。太阳出来了，露珠燃烧了……它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满足。”如《蛛网》：“人受蛛网的启示，发明了捕鱼、狩猎的网，同时，人也为自身编织了各种

名堂的网。”如《邮筒》：“人们把不能告诉父母、爱妻、儿女的事，不能对第三个人说的话，还有机密、隐私，都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了邮筒。”“为什么邮筒为人信任，而广告遍天飞者反招人猜疑呢？”如《钱币》：“金钱俘获了人，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和耻辱。”“其实，不是钱有意诱惑人，而是人的无底欲壑，奸污了钱。”如《床》：“人在床上，都复活了各自的本性，剥去了一切伪装和面具……包公、福尔摩斯这样的侦破高手，也不如一张普通的床知人善断了。”如《火箭》：“它壮别的一刹那，展示了它的人格的力量，它视死如归……把骨骸葬在了人类向往的宇宙。”

为什么，作者把这一部分作品取名《钟声》？我一时难于解析。它不是“大地的钟声”，就是“心灵的钟声”，当然，那生活的顿悟，都转化为人生的哲学。

第二部分是《知音》。文字稍长，然而，除《黑豆》一篇外，其他所作，仍属短制。这些像是小品的东西，作者没有把它小看，布局谋篇，针脚绵密，石匠颇具一番匠心。要是说，《钟声》里的作品更多象征和拟人的话，那么在《知音》里的情况有变，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作者的感情完全寄托在活生生的人的感情之中。《知音》是爱妻，也是生母和亲朋好友。作者用浓浓的淡墨画龙点睛，把童欢、亲情、友爱，尤其把妻爱、母爱（如《椿芽》、《草趣》、《知音》、《鳖、鳝、蛙》，渲染得撞击人心。作者被深深地感动了，尽管他似乎不动声色，没有“哦！”“唉！”“嗯！”

“啊！”地感叹叠加。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读者为之动容。我想，即使是对“大散文”的主张不屑一顾的，甚至挑剔甚多的读者，对于石匠的这些作品，不能不承认是真正小巧的散文。

在第二部分《知音》中，作者一改《钟声》以物寓情、象征寓理的手法，重点写人了。他用心写人，好像在写小小说，写出个性人情，但是，作者长于抒情，不显山，不露水，淡淡的、浓浓的、沁人心脾，所以，还是地道的散文。在《知音》中，很明显，文字功力逐渐强化，遣词造句更加准确，写景抒情绘声绘色。例如《摆渡》中这样的描写：

是谁教会我游泳？是青蛙，是鱼，是水蛇，是水鸟……

我一出咸阳城南门，便傻了眼，渭河水涨了，洪水平了岸，河心汹涌澎湃的浪峰，似乎高过了城墙……

船工头四十开外，光头，鞋底子脸，下巴宽而上翘，很结实，很有力。个头不高，很墩实，像坦克，胸、背、两臂、双腿上像鳖肉似的肌肉块，藏满了野性和力量。他腿裆那玩艺，像八月的蔫茄子，黑不溜秋，晃晃荡荡。他不分男女，逐个收船费，船费高于平日数倍，他还讨价还价。他走来走去，收钱点钱，安然自得，毫无羞愧之色。

他们站在船头，又不下河，脱得精光干什么？

我在灞河边长大，夏秋收割季节，涨了河，男人们也是赤条条地渡河运送粮草，但是，他们是回避女人、尊重女人的。船工头竟厚颜无耻地站在姑娘对面收船钱，精腿擦着姑娘的臀部往前走，真可恨！

船一起锚，犹如脱缰的野马，窜进了洪流。船工头撑着舵吆喝着号子。两梆的船工使着木桨，船尾的船工使起了木篙。他们在号子声中跟巨浪、漩涡拼搏。卷进波浪的小船，犹如狂风中的落叶，被波浪抛起又摔下，颠簸得几乎翻船。浪头像暴雨倾泻下来，船舱里灌进了一层水。人们提心吊胆，有的女人吓哭了……

船上只有我独自开心，觉得挺好玩。

船行河心，一个波浪将船抛上波峰……我像一颗出膛的炮弹，托着那个划桨的船工一起，钻进了洪河。

……

我没有打捞上马蹄笼，激流脱光了我的衣裤，只剩下花裹肚。

我泅渡上南岸，哭进了外婆家里。

从此以后，我梦寐以求当个好船工，一个穿着裤头的船工。

这本集子的第三部分是《忏悔》，也很明显，《忏悔》的技法更娴熟，思想更深沉，文笔更凝炼，意味更悠长。第二部分《知音》的作品，比第一部分《钟声》里的作品篇幅长，第三部分《忏悔》里的作品篇幅，又比第二部分《知音》里的作品长。这部分作品几乎都是写人物的，并以刻画人物见长。要是说《钟声》里的作品是小品，是散文诗，第二部分《知音》里的作品也可以叫作小小说的话，那么，《忏悔》里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了，散文体小说，或小说体的散文。然而，我还是把它当作散文来读。我想，作者本来就是要我们把它当作实有其事、传奇真确的散文来读，作品的无容置疑的可信性，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例如《父亲如是说……》。父亲由于“八路暗探”的问题煎熬一世，痛不欲生，但毫不松口，至死“不许说他是八路军暗探”。对父亲一生的有意识的追忆与记述，却无意地塑造出一个性格、裸露出一个时代。很惨痛、很刚强、很深情，太动人了！再如《伤痕》，记述的是作者像父辈一样难忘的人，一位游击队出身，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杨书记。题材是人们常常看到的，不足为奇，然而，个性刻画成功，忏悔意识强烈，效果大不相同。作品最后写道：

事后，他们多次审讯我……我说：“等捉住姓杨的，这疑案不审自破！”我亲笔拟

了文告，全县通缉杨书记。谁也想不到，他竟在地主分子刘忠贤家里躲过了劫难。

后来，杨书记官复原职，那个造反派头头立功赎罪，交代问题时揭发我用电筒砸伤了杨书记的额头。杨书记却说：那是被关押时上了烟瘾，自己在门栓上碰伤了额头。私下我问他：“你为什么包庇我？”他幽默地答道：“周瑜把黄盖的屁股都打烂了，你只给我留下了个小疤，救了一条老命，我还欠你的情啊！”我说：“那晚漆黑不见五指，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他笑了，说：“你忘了我是游击队的队长！”

尽管杨书记原谅了我，还多次庇护我，但我心里明白，我打他耳光，用手电筒砸伤他时，并未想到用苦肉计救他。这个隐私，我一直瞒到他死……他额头那弯伤痕像一把利钩，刺痛了我的心，我真想在他灵前痛哭一场。

这是忏悔，真诚的忏悔，然而，在第一部分《钟声》里的《卢梭画像》一文中，作者说他“读卢梭的《忏悔录》，读出了他的勇气和诚实。”并且引用《忏悔录》中的话说：“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读到这里，我以为作者巧遇“知音”后，一定和卢梭一样，

为忏悔而不惜公开暴露自己的“秽行”，将古圣先贤的“知黑守白”推向风口浪尖。真要是这样，我们文坛将继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之后，又增添一名新的后继者。然而，我大吃一惊，他却在《卢梭画像》的最后如此如是说：“我不会看麻衣相，我却知道自己的一切。可惜，正如高僧所言，我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灵魂公诸于众。……不知其他人有没有勇气？”

然而，他毕竟还是忏悔了，竟把第三部分统称为《忏悔》，他是清醒的，他尽力而为，他悄悄地做，能做到多少算多少，何必把话说得太满不留余地呢！又何况，作家善于说反话呢！

潜心进行灵魂的拷问和隐私的忏悔，那怕刚刚开始，揭秘有限，也比那些高高在上，自诩高明的，虽然一时红得发紫的教师爷般的作家、文艺家要高明不知多少！

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不把《卢梭画像》一文置入第三部分《忏悔》呢？难道作者没有注意到它在第一部分中是唯一的一只不合题材的丑小鸭。

总之，《忏悔》卓然独立，显示出作者散文创作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不错，它是石匠长期来创作实践的极大安慰。它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淳朴自然和丰富多采，而且是生气盎然和朝气蓬勃，不仅是情绪和心境，而且是性格和个性。由于这些作品所记多是作者刻骨铭心的苦忆，追悔莫及的唐突，自

我灵魂的拷问，故而，作品颇具浓重的童年情结和忏悔意识，捧读之下，非常动人。

执意于童年情结和忏悔意识的追求，是作者的散文创作区别于陕西或全国其他散文家的显著标识，它的五彩斑斓的童年，它的不安的灵魂，在道德精神上散发出诗意的光辉。尽管，它的忏悔不过是决心的初试，远没有达到卢梭笔下显示的那样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的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道德美，也有某些市井无赖的习气，一个并非涂满油彩的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但，并非坏人。“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它仅仅追随卢梭其后而已，“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的确，石匠远没有达到卢梭式的“惊人的真实”，然而，他和卢梭一样，“我说的都是真话”（本段所引，均见卢梭《忏悔录》），是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来的真话，是追随现代的鲁迅和当代的巴金，生逢文坛张扬真话的时期说出的真话，仅仅作到这一点就很不易了，很不错了，理应受到读者的称赞。

这是石匠散文创作的美好选择，也是石匠散文创作的自觉、机遇和境运。他倘若真的下了决心，要借助灵魂的忏悔完善自我道德，实现个性解放和展示人格力量的话，那么，他所作的一切，对得起自

己，对得起奉献青春的妻子，对得起更深将尽的灯油。然而，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做的一切，仍逊于个人暗自致的艺术追求，更逊于难以超越但未必不可企及的先哲巨擘，对不起他的朋友和读者。前面的路还很远，搅脑汁的事还在后头。

我不看轻散文，并且酷爱散文，可是，当一位作家显示出他的咀嚼生活和驾驭艺术的充分潜能，而且能够试图塑造人物形象，创造人物典型时，他就应该琢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摩拳擦掌，准备端出个大部头来，例如长篇小说！怎么样？何况石匠原本就是写小说的。

1994年元月23日 北京 古园

以诚实的笔墨写诚实的心灵

肖云儒

大约是一年多以前，我曾给俊学（石匠）的一个散文集《还是那弯红月牙》写过一个小序，不知因为哪个环节的疏漏，出版时未能放上，后来收进了我自己一个随笔集《独步岚楼》。不想未及两年，俊学又送来新写的散文集《心迹》求序，他来时我在外地，未能见上，便想，这次偏又要我写序，当然是对上次疏漏的一种弥补，怕也包含着他的歉意。

记得在上次的序中，我写到了30年前因为投稿和俊学的相识，写到他对家乡亲人深挚的感情和乡情亲情对于他生命力的营养。《心迹》的第二辑《知音》和第三辑《忏悔》，可以说是这一内容的伸延和扩展。第一辑《钟声》多为散文诗，不但形式较前一本散文集来说是新的，哲理在诗情画意中的大量出现，也是他以前散文中少见的。

在第一辑《钟声》中，也许有的篇章感受还不是那么独特，思考和表达也有失之浅白的地方，但是，精彩之笔却相当多。给我印象深的，比如，由进了

博物馆供万人瞻仰的外星来客陨铁，写到误落在自己家门口被用来垫猪槽，后来又用来垫水库库底的陨铁，两相对比，触发了一段关于机运的感慨：“同是燃烧而来的陨铁，一在天堂，一在地狱，何以如此，机运也，非其他。”质朴自然而有力度。比如，将温泉比喻为“大地母亲的爱女”，带着母体的温热和气息来到人间，传达着大地对人类的爱；将通身燃烧却丝毫不炫耀自己的光辉，给人以柔柔的红红的热的木炭，比喻为火炼了，佛化了的火神童子，都不但妥切，且有新意。又将脚踏实地的桥和飞贯长空的虹相比——“桥，弓起那久劳成疾而驼背的腰，匍匐在江河之上，凌架在两山之间。腹下，日夜不息地流淌着它的年华和生命。背上，承运着来来往往满载人类欲壑的车轮。桥在震颤，在呻吟。但桥无怨言，坚贞不渝。”这就更带着久有人生阅历的中年感慨了。作者在此辑题下，有两句题叙性的东西：“这是大地的钟声，还是心灵的钟声？”我想，这是大地和作者心灵之音的和鸣。

第二辑《知音》、第三辑《忏悔》，除少部分写最近的新疆之行外，大多是回忆家乡和亲人的散文，亲情和友谊流布在字里行间，从感情的角度看，两辑又有不同的侧重，前者更多的表现故乡亲情给予作者心灵的慰藉，而后者更多的表现往事在作者心灵中引起的反思。前者让我们感到的是，童年青春对一个中年人生命的激活，后者让我们感到的则是

对人生来路的翻检如何使一个中年的生命日趋成熟深沉。二者侧重虽然不同，前者渴望青春，后者指归中年，却都给读者传递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消息，生命力旺健的作者业已进入了生命的秋日，尽管红于二月花，到底是霜叶之红了。我和作者是同代人，对此也就有着共同的感慨。所幸者，俊学远比我奋发，还少有秋天在我心头落下的萧杀飘零之感。

由于这种心态的缘故，我个人当然更喜欢《忏悔》这一辑的名篇。这一辑的文章弥散着浓重的人文精神和文人操守的气氛。作为“心灵的忏悔”，作者撷取了平民百姓中有精神操守的人来写。由于全系亲历，糅进了作者种种生活感受和人生思考，使散文见于生活中的美得到了提升和凝聚。作为“忏悔的心灵”，这些篇章实际上又是作者自己精神和操守的一种宣叙——只是并不都是直接的宣叙，而是在记叙其他的人和事中，寄寓自己的语念，表现作者心灵的净化和追求。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如是说》。此篇写作者的父亲，一位并不识文断字的农民，经过恪守诚笃不欺的品格，在邪恶的暴虐和名利的诱惑面前至死不说假话的凛然正气和精神质地。在记叙和自剖中，作者自身的良知和操守也跃然纸上。以诚实写诚实，在忏悔中写心灵，是此篇成功的要诀。这比之书中还带有随意性的朴素回忆，显然高出一筹。

俊学以“石匠”自名，以开山凿石精神自许，诚

实的心灵加上切实的劳动，在散文的碑林中，定会不断建树起自己的碑石来。

1994 年 11 月 15 日 · 谷斋

目 录

童年情结与忏悔意识 阎 纲
以诚实的笔墨写诚实的心灵 肖云儒

第一辑	钟声.....	(1)
第二辑	知音	(67)
第三辑	忏悔.....	(129)
	哭泣的灵魂.....	(175)
后 记		(194)

第一辑

钟 声